

經濟出版發行



法國至上殺奸第一張文元作

經濟

本期要目

經濟評壇	程仲文
經濟漫畫(國法至上殺奸第一)	張文元
除弊重於興利	程仲文
如何挽救經濟危機	周冠羣
獨白	董每戡
西南公路風光	張十海
重慶夜景	譚曉鶴
綠蔭	何公超
房屋三解	蔣應勳
經濟信箱	唐吉甫
經濟拾零	南
經濟曲線	南

週刊

新一卷 第五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刊啟事

「經緯」在上海復刊以後，忽忽又五個月了，「幸獲」讀者愛護，我們還能夠在今天繼續這種最不合時宜的文化工作，而且我們始終堅定着明是非辨黑白的人民立場。

像這樣的時代，文化工作的「不合時宜」，倒不是指不需要做文化工作而言，而是說太困難而已，一面是不能討好人，一面也不能討好自己，自己賠累了，各方的關係又不痛快。可是我們只認定這不是叫我們「捲旗息鼓」，而是叫我們「掙扎圖存」。

顯然，在過去近半年中，我們感覺有許多缺點的，除了承中國科學公司上上下下，通班合作，每期趕着出版，從無一次半日延誤之外。

比如說理論文章內容太空洞，口號多於理論，批評多於建議。這除了我們對問題的看法，有其主見的原因之外，一半也由於週刊篇幅與編排形式上不能不採取短篇的帶刺的文章。爲了補救這缺憾，我們預期着能印刷叢書，或出版「季刊」一類東西。

再比如說，篇幅太少文字容量也不充實，這對於一個讀者的慾望，顯然是一種損失，一個文化工作者爲了服務的觀點，應該考慮到多多給讀者提供，也儘量選擇優美的提供，這不能不迫使我們着力於改進，無論形式與內容，數量與質量，而且急切地我們不能不在最近把事實提出作答覆，這也就是我們所以酬謝讀者的盛意。

：是定決的們我在現

從二卷六期起：

形式方面：採用

六號字夾排的方式，就現有篇幅中多多增加容量，并求編排的美觀。

內容方面：評壇

及專著由程仲文先生主編，政治小品由魯莽先生主編，文藝及雜俎由張契渠先生主編。我們將絕對以文章的好壞來作選刊的標準。

最後，我們要聲

明：我們這刊物，我們只期望着它做真正的人民喉舌。我們期待着讀者的批評與指導，像過去一樣賦予我們以靈魂，賦予我們以活力。

經緯週刊徵稿簡約

(一) 本刊爲綜合性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二) 來稿限用語體，並附新式標點，文長以一千五百至三千字爲宜。

(三) 譯稿須附原文，或註明出處。

(四) 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五) 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豐。

(六) 來稿刊載與否，概不退還，附足郵資及回件封套者例外。

經緯週刊(每逢星期日出版)

新一卷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廿五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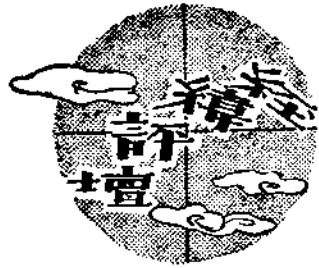
編輯兼 經緯出版社

代表人：蕭 作 霖

經理：程 仲 文

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經緯出版社發行部
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三號



內戰最大危機

導出美蘇大戰

中國應如何抉擇嗎？

最緊急最危險的局面，已經形成，內戰非全面展開不可。現在的問題，是否是國內的戰爭，作為美蘇之戰的序戰，或者說作為第三次反內戰者。而不是企圖在小衝突中擴大為大衝突者。

世界大戰的序戰呢？

在國共雙方似乎都有這種想頭，近來中共口口聲聲說要根據莫斯科四國會議及請英美蘇三國調解，並且要刺激美國如「安平事件」作風。同時，李立三在東北係執行着蘇聯的政策，這種傳說姑不論其真實性如何，在中共之希冀，投靠一個強力的外援，以便取勝則為事實。誠如蘇聯對中國內爭之批評，說由於美國軍事援助中國之反動份子所致，否則內戰即可停止。事實何嘗不然，蘇聯如不援助中共作「人民革命」中國內戰也早已打不起來。

任何一方要取得壓倒的優勢，都不能不依恃外力，而美蘇兩國正在鬧得不甚歡洽，火上加油，戰局前途，大堪隱憂！

但是中國人應有中國人的抉擇，美蘇的利害衝突，甚至不免一戰，我們中國又何必去充前鋒？作犧牲？所以真正愛中國的人，是絕對

史大林曾提議？

十七日申報傳出一項驚人新聞，說波茨坦會議，亦有秘密協定，牠的有損中國主權，與雅爾達秘密協定有異曲同工之妙。並稱史大林起初主張瓜分中國，幾經折衝，始成立此秘密協定云。

瓜分中國主張

緣有美對華政策協會執行委員柯爾柏函代理國務卿艾克森說：「波茨坦會議中，史大林提出要求，最初竟欲瓜分中國，杜魯門及貝爾納斯乃退而與之訂比較緩和之秘密協定，內容為一，外蒙獨立，二，劃分朝鮮，三，承認蘇聯在東北獲得更多賠償，四，強迫中國政府容納共黨組織聯合政府，但不得解散或統編共軍，五，如美國壓力不能實施三、四各點時，則蘇聯可單獨行

動。

這段消息未經證實，但係美國務院方面傳出，似有幾分真實性，這並非是國際巨頭的無視中國，而是蘇聯史大林委員長確有在東方擴大安全圈，以解除來自東方的威脅的企圖。

中國國勢如此，而牛鬥日趨劇烈，斷送國家的浩劫，一定要出現的了，內戰英年狂喊「捐起槍來」「動員」與「戡亂」，誰不知鶴蚌相爭漁翁得利，螳螂抽蟬，黃雀在後呢？

老百姓迷惑中

悲劇幕幕逼真

戰爭，是毀滅國家的罪行，但大家對此都頗感興趣，在共黨，是盤居延安十多年，頗想藉戰爭來展開局面，戰爭是可以奪取政權的。開封圍封的告警，大同的攻防戰，以及蘇北的再混戰，却是共黨好戰的表現，政府軍也相信兵爭尚佔優勢，所以要打也很乾脆，況且又是被動應戰，正可大舉進兵。「不出三月」的戰爭論是引起動機的宣傳戰，老百姓會迷惑於此「不出三月」的謠言中，殊不知「不出三月」也將正如日本軍閥征服中國的宣傳戰，那末老百姓的迷惑，豈非將

變成無可形容的悲劇。

諷刺只是諷刺

何補大局前途

美國聯合社記者，替我們作了一個新聞報導，把中國與日本做對照。說日本雖戰敗，今日已獲得和平利益，而中國巨人之病軀，則繼續遭戰爭殘破自相分裂，仍多被征服國家之詭計。人民惶惑，失望渙散，經濟情形混亂不定。在廣大之幅員內不能自由往來，大片地方仍遭緊密封鎖，洪水，飢饉與恐懼瀕臨全境。

這真是露骨的諷刺，然而「諷刺」也祇是民主先進國家中的對政治的鞭策，在中國是槍桿至上，拳打腳踢第一，諷刺由他諷刺，自來如此，官方想必「一笑置之」了。

工商界獲救乎

誰能抱此樂觀

工商代表曹京疇願圖爲了挽救垂危的民族工業，杜遏如潮而至的進口狂瀾，總算有了結果了，十八日政府宣佈改訂匯率，由二〇二〇比一，改爲三三五〇比一，這似乎應該給工商界一個起死回生的機會了吧！

但是我們不能不指出以貨幣貶價的方法來參加於國際貿易競爭，

這是最不得已的辦法，以增加進口貨的利潤來作為堵遏進口的辦法，無異是毒幣在手壯士斷腕的辦法；反之便進口貨減少利潤而大量湧至，雖然可以使人民生活水準獲得提高，但這是種飲鴆止渴的辦法，所以我們若果以凡事有利必有弊的原則去觀察，我們認為成爲問題的，還有許多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因素在其中呢。

工商界是否能起死回生，這要視乎工商界本身的努力，與今後社會政治共同的努力，老實說樂觀是尚在未定之天。反之投機商却已坐沾其利，外幣黃金投機家以一種極度激動的姿態，在市場上，翻雲覆雨，興風作浪。影響所及，百貨一漲漲價，砂糖，棉紗，人造絲，米糧，生油，麵粉，都漲了價，在投機家扯開嘴吧大笑的時候，一般人預測另一次罷工風潮又將醞釀了，這如果真是不可避免，民族工業倒不是被進口貨所壓倒，而是中國人的自殺政策所戕賊了。

上海究是天堂

天仙普愛衆生

一片慘苦聲中，上海以「天堂」自居，發動了頗有「噱頭」作風的選舉上海小姐救災運動。在上海

除了「噱頭」，恐怕沒有辦法要富人的錢了。所以「義舞」啦，義演啦，又有一「上海小姐」啦。

在新仙林舞場舉行選舉的一幕，美女成羣，翩然如天而降，有人說真正的「神」，是該普渡衆生的。於是小姐之流，作爲天仙而竟之無愧。

不過遺憾她是河南湖南今年的災情聽說慘重得很，上海人的噱頭，却偏少注意到這些題目，因爲蘇北難民是政治難民，該稱爲有辛的難民吧，政治家們特別認爲他們亟應救濟了。

提到「政治」兩字，又使記者頭痛了，就此打住，不說下去了。

國際關係癥結

要看美蘇如何

國際大局，千頭萬緒，拆開西洋鏡，却只一個道理。美蘇之間而已。所以我們說美蘇關係的演變如何，可以決定今後國際的大局的。

一個資料頗可參考：美國以蓋洛普民意測驗著稱之美民意研究所最近發表統計稱，爲數日增之美國人民，認爲美國對蘇應採取堅定立場，使蘇聯履行其協定。又主張美國應保持強大軍力，以防不測。一般美人，感覺蘇聯不僅企圖保衛其

邊界，且進而欲統治世界。據最近一次統計調查結果，被測驗者之中百分之七十一反對蘇聯之外交政策，百分之六十相信蘇聯正力圖使本國成爲統治世界之強國。又發現在美國著名人之中對蘇聯政策表示歡迎者尤少；「美國名人錄中」之人口僅百分之五對蘇表示好感，百分之七無意見，而百分之八十八表示反對。

我們曉得美國的政策，向來是人民牽制政府的，政府的政策常較人民的意旨爲急進，比如珍珠港事變前美政府援華政策常被人民的孤立思想所牽制的，現在美國人民對蘇聯的不友好感，是頗堪重視的呢。

巴黎和會席上

空氣外弛內張

巴黎和會在這一週似乎平靜了些，但是美蘇集團的對立，并不因此解消什麼。盧森堡官以外，最近發生羅尼爾海峽的糾紛；巴勒斯坦的紛擾以及即將召開的聯合國大會，都是可以影響和會大局的。

巴勒斯坦的猶人暴動，英國分治計劃，看情形難於實現，而巴勒斯坦因爲位居近東歐亞非三洲衝要，是蘇聯爭取暖港的戰略地帶，英美對此自更不肯放鬆，三強的角色

逐，全攪成一片混亂現象。羅尼爾海峽的命運，尚在未定之天，但蘇聯爲日益尖銳的集團態勢計，對此的態度不會軟化的，英美呢，也不會放鬆，近東或者是使美蘇根本鬧翻的所在吧。

印度流血慘劇

正在瘋狂演出

印度過渡政府組織的好消息剛傳出，回教同盟的暴動便到處發作了。真納向國大黨提出警告說：「國大黨會黨若非先與回教同盟獲得協議，而擅自成立政府；則將產生前所未有且最爲危險之後果。」這真奇怪，一個國家要產生一個獨立統一的政府，而值得如此武力反對嗎？然而記者忝爲中國人，誠沒有資格笑印度，看印度的慘劇還不是中國慘劇的翻版嗎？

可憐華僑遭難

正義公道何存

在國內國際混亂一片之中，可憐的華僑首先受到了不禮貌的待遇，荷蘭軍艦扣留中國貨船十八艘於前，菲列濱排華僑於後，國際間已忘了中國會與侵略者日本人打了八年生死仗，中國會是一四強之一，自然我們自己不爭氣，但正義與公道確也因此證明了它是不復在人間了。（程竹）



「除弊」重於「興利」

程仲文

組織嚴密，效率宏著的國家，興利重於除弊，組織鬆弛，效率低微的國家，除弊重於興利。過去我們利未興而弊先作的教訓太多了，莫再忽視除弊工作吧，否則將使愛祖國政府的人們，更加憂心如搗了。

興利除弊，本是施政要領，相輔相成，一個國家要圖建設猛進，興利重於除弊，可是在一個組織鬆弛效率低微的國家，除弊却重於興利。

在我們中國，當戰後疲敝，正是百廢待舉，不知該有多少建設計劃要待我們去做，然而也正因为我們是個組織鬆弛效率低微的國家，缺乏建設的基礎，利未興而弊先作，最近政府調整匯率，意在平衡對外貿易，扶助生產事業，然而市場活動，物價隨而急漲，結果只造成了投機份子混水撈魚的機會，國貨商人平白地漲了大高價，而眉開眼笑，已定的進口貨，因匯率突高而獲利倍蓰。投機商人是百分之百地佔了大惠，一般平民的購買力則被打了折扣，米商且已有市無米，待價而沽，看此情形，這番激盪，又够得平民老百姓好苦的。

這是鐵的事實，也是最新鮮的實例，利未興而弊先作，政府該不是沒有經驗過，像黃金存款，像田賦徵實，像限價問題，像接收敵偽工廠，像善後救濟，利之所興，弊亦隨之，以致形成這樣的怪現象，即利之所興，民怨隨之。

我們說過像這樣一個官僚政治毒入骨髓的國家，政治組織以至社會團體中佈滿了興風作浪貪污舞弊的毒蟲，政府要有所舉動，正是他們絕好的爆發機會。我們因此亦有一堅定的立場，除弊重於興利。我們不希望政府訂出皇皇的計劃，開創什麼偉大的事業，我們只希望政府整飭整飭自身，遏制一切罪孽的行動。

現在舉國的弊竇，密佈各空間，凡有空氣之處，無不有弊發生，弊的發作，不一定是政府所作，多數的還在於民，然而政府中的官僚

更吏，却應負始作俑的罪責，老百姓有弊，政府是賦有司法之權的，政府不執行此司法之權，也應該負失職的罪嫌。直接間接對於滋弊的責任，政府是無可辭卸的。

現代國家，組織嚴密，效率宏著，人民守法，知識水準提高，興利實為施政之要，如美如蘇，如英，如法，如敗後的敵國日本。所以計劃可以興國，建設可以興國；然而像我們中國，並非不需要建設，並非不需要計劃，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滋生弊端，弊之所作，計劃必成泡影，建設都是空談，誤盡國家，害盡人民，就為此因。

老實檢討一下，政府機構，及其事業機構，它的門楣雖然堂皇喬麗，觀瞻莊嚴，但是它的內容，却多是一包膿血，奇臭不堪。像這樣一個根柢，竟能担負建設與開創的重任嗎？自然是百分之百的不可

能。我們認為最要緊的任務却是肅清內部，整飭內容。前一些時，政府一面調警公務員待遇，基本數十二萬元，加成數由三百廿倍至七五〇倍。又政院通令各省實行考試制度，肅清貪污政治，並以十事為入手之方，一、澈底實行考試制度，選賢任能，杜絕一切姻親及派系接引惡習，二、實行專家政治，對所經辦之業務，無專門技能者，不得任用，以清除「科員政治」之弊害，三、提高監察職權，積極檢舉貪污，以建立廉潔政治，示信於民，四、切實保障忠勤稱職人員，並予提升，鼓勵，養成人人自奮風氣，五、禁止官場中一切不必要的應酬，六、設立養老金及養廉金制度，以安定公務員生活，七、對貪污案件予以嚴厲之處分，八、提高民意機關職權，以協助及督促政府，九、各單位負責人或官吏任命時，須先登記財產，以資考查，十、各銀行存款，須一律改用真姓名，且用假名，或記號，均一律禁絕，以便有稽考而減少貪污事件。

這該是真正除弊工作了，但祇要看目前如此沉痾，以及糧食案等的毫無發展，並已大事化小，可見這亦不過是政府的一道「符咒」而已，我們愛祖國，忠於政府的人看來，政府的急其所不急，不急其所急，倒已是憂心如搗了。噫！



如何挽救經濟危機

周冠羣

當前經濟危機，已非普通溫和的藥石所能奏效，要遏止長期戰爭的消耗與持續，這是主要之圖；其次是要把腐蝕經濟體系的買辦官僚土地資本集團，與以強烈的殺菌劑。從保障民生鼓勵生產與改善財政三方面着手，這是挽救經濟危機的唯一藥方。

有許多人對於經濟病癥的看法

往往總是帶着有色眼鏡或透過三棱鏡，不是曲解了經濟病的性質和程度，便是看到了病象的一面而忽視了更重要的一面，因此所開出來的方單，不是失之於太高調便是失之於太低調，我們是以一個比較客觀的看法，細察經濟脈搏，解剖經濟病象，然後根據解剖與化驗的結果，開具下列幾個平穩切實的方法：

(一) 防制財政情況的繼續惡化

我們絕對承認國內戰亂一日存在，則由戰亂所造成的種種戰時經濟形態的畸形病態永遠無法克服，通貨膨脹退止無望，財政收支自永難求其平衡，所以搶救財政經濟危機的第一義自然還是促使內戰停止，實現國內和平，但在國內和平一時尚無法實現，而惡性的財政循環恰在高速度的發展形勢下，如果能夠運用種種可能的方法來阻止或

緩和這一循環的運行，未始不可防止財政的崩潰，而從根本上診治經濟病的沉痾。阻止或緩和之道有下列幾個途徑可循：

1. 開闢稅源，減削財政赤字

我們的所謂開闢稅源，並非竭澤而漁地專在小工商者身上打算盤，而是要在十分公平合理的原則下，強制一些國難商人勝利財東吐出其非份利得之一部份，因此，我們主張起稅點較高的財產稅必須在審慎周密的執行技術下澈底實施，徒具形式的遺產稅開徵方式要澈底改進，進口關稅要運用機動的外交談判酌量提高，緝私力量與配備更要加緊地充實調整，祇要稅源不斷增加，財政赤字靠通貨來抵補的程度就可逐步減輕，財政收支狀況也可逐漸改善。

2. 收縮通貨，吸收市面游資

通貨無限度膨脹的結果，過大的民間剩餘購買力轉化為市面游資

而助長投機囤積的趨勢，所以通貨的收縮對於緩和財政惡化是很大的決定因素，收縮通貨在積極方面自然應限制發行，節省非必要的政費軍費支出，停止非生產性的貸款等，消極方面，也應擴大黃金外匯的出售數量和範圍，迅速清售廢舊物資，加強金融管制，限制信用擴張

等，當然，假如可能應儘量導使游資走向生產的途徑，然而在國內和平未實現前，這恐怕還是一個遙遠的理想而已。

3. 徵借國外存款，洽借盟邦借款，發行外幣公債——國人在國外

銀行的鉅額存款，雖因勝利到臨而逐漸解凍，且有一部份早已轉化為買辦資本，但目前的結存數量仍是相當可觀，如果由政府以信用担保強制徵用其中一部份，作發行外幣公債的基金，同時加緊外交活動，情商各友邦洽借信用借款，作為外幣公債發行的主要基金，祇要確切

保證這種借款僅用於發行穩定國內通貨的外幣公債或用於建設方面，則國內國際的各種阻力當可減除，而這項公債發行基金且以之償付本息的公債發行，自必深得購債人的信賴與歡迎，當可直接地大量吸收市面游資而根本地收縮通貨。

(二) 改正貿易制度的危險傾向

當前貿易制度在某些方面是多了帶了些買辦性的色彩，在進出口貿易上，多半祇靈了推銷外貨的任務，而未能有力地扶助出口貿易的發展，流弊所及，國家經濟與國民經濟殘破無餘，改正這種危險傾向，至少應注意到：

1. 循外交途徑與各關係貿易國家協議重訂公平互惠的進口稅則，

稅率的高低，要視是否必需品而作比較彈性的訂定，祇要這些與我們貿易關係密切的國家能放大眼光，瞭解到貿易的真諦，在於產生我國國民經濟以培養充裕的購買力，則短視的傾銷政策未嘗不可加以合理的修正。

2. 外匯改採隨市價結售辦法，

因為釘住匯價於一定的牌價上，則外匯黑市價自屬無可避免，進口商佔了市價與釘住價差額的便宜，而出口商倒反而蒙受以官價結售外匯與政府的差額損失，釘住價外匯

政策顯然成了買辦資本的幫凶，若改為隨市價結售，則一俟國內外相去過遠的物價距離逐漸扯平匯價自可趨於穩定。誠如此，進口商因利潤遞減而抑低其推銷外貨的熱忱，出口商則可因匯價差額的挹注多少減輕其成本，一方面也可避免了因不得不驟然貶低外匯率時所引起國內市場與物價的混亂狀況。

3. 如果在事實上還不易使出口貨維持經營有利的條件則政府應毅然試行貿易津貼制度以扶持出口貿易的發展，所謂津貼並不一定就是出口商虧蝕了多少，政府照數補貼，而是說政府應儘量運用各種優待辦法減輕出口商的成本，至少使之可以維持一最低限度的合法利潤，諸如便利運輸，減免運輸費用，免徵出口貨關稅，供給低利貸款等。必如是，出口商才可在政府的有力扶掖下免於賠累破產，進而提高出口興趣，踴躍輸出，儘可能地抵補貿易差額，在國外市場上勉強與人競爭。

(三) 扶助民族產業界的成長
在現勢之下要想保護國內僅存的一點幼稚民族工業，使不致整個毀滅於經濟侵略形式的商品傾銷政策之下，則除了上述健全通貨政策，強化對外貿易種種方策外，尚須從

積極方面給予國內產業界以有力的扶助，關於扶助國內產業界似可循下列幾個途徑。

1. 減價配售設備
我們認為設備生產設備的結果，有利可圖的易為官僚資本所壟斷，經營無利的決難有人光顧，不如按照民族產業界迫切的需要，以最極惠的代價作有計劃的配售，以減輕民族產業的生產成本。

2. 擴大生產貸款範圍及數量
今日一般市場折放利率往往要達月息十五分以上，這實在是使一般民族產業家被壓抑得喘不過氣來的一道經濟枷鎖，假如政府金融機關能儘量予以極低的貸款，當必大地地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維護其勉強的生存發展，至於貸款技術，尤其要審慎嚴密，以杜絕貸款為少數人所壟斷或業外人所濫用。

3. 更強化的輔導產製運銷
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中國產業界實在深感政府當前的輔導工作太無力而微薄了！政府今復對於產業界應積極指導其經營輔助其技術，改進其品質，而於其運銷時則須儘量予以交通工具的優先使用與運價優待，此外，亦可供給其低值外匯代訂生產機器及便利其原料的採集，則奄奄一息的產業界或可因此復蘇。

尾語

當前的經濟病雖尚未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境地，但病情確極嚴重，自非普通藥石所易奏效，我們固不認為紙上方案便可立愈沉痾，收到若何宏大的效果，但若看準了病癥，運用各種可能的醫療方法儘量防止病菌的蔓延，也未始不可緩和一下沉重的病勢，我們始終認為經濟病的根本癥結在於長期戰爭的消耗與持續，使虛洩了的原氣久未能恢復，治虛脫症要用性純味厚的大補劑，這便是我們所主張的積極有力的財政政策與生產政策靠了牠去維持國家經濟與發展國民經濟的活力，另一重要的病癥是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被買辦官僚地地資本的滲透所腐蝕了，治腐潰症要用強烈有效的殺菌劑，這便是我們所主張的更強化的貿易政策與高度累進的租稅政策，用以抑制三大惡邪資本的作惡，遏止財富的過份集中或吞併。

總之，當前經濟病的深劇嚴重已屬無可諱言，而當局的措施似祇局限於補救應付，長此以往，崩潰的悲慘結局或將不幸出現，我們要求政府決定大計，國民加強努力，協力同心，剷除經濟病根，保留國家民族一線生機。

福新棉織廠			
813 毛祝君 中	255 毛皇后 中	出品 巾毛牌扇金	205 毛印花 巾
科學 漂製	高貴 原料	精良 出品	耐久 耐用
◀ 用樂致一 士人尚高 ▶			
九〇九八八話電號二十六路南西江址廠			

「愚昧的人哪，你們當心裏明白，你們當聽，因我要說極美的話，我張嘴要論正直的事，我的口要發出真理，我的嘴憎惡邪惡，我口中的言語都是公義，並無彎曲乖僻。」——舊約箴言

現今，這一個國土裏，有一些人說文化人是刮噪的烏鴉，專門尋些不好的事來對着叫，因此，明令公佈了審查制，暴露黑暗，要不得，目前該宜揚光明，但可惜光明尋不到，眼前是一片漆黑，於是，這些烏鴉又刮地叫了，結果，報紙上常留空白，書刊壓根兒禁止發行，據說，天下也就從此太平了（？）

烏鴉整天地叫，多吵鬧，不止睡不得覺，竟連盹兒都不能打了。真焦心呵！偏碰上民主是不可抵抗的時代潮流，這世紀又偏是人民的世紀，「惱火」「惱火」！



據說文明的國家律法上該沒有死刑，那末，咱們中國最文明，何以見得？有貪污幾千萬幾萬萬的大人物不被處死刑可證，事實却又不然，又有許多小人物爲了小犯罪而被處死，這樣就只好說中國是半文明的國家，爲着促進文明，現在正需要獎勵貪污，這是由新中華邏輯推論而得的結論。因此我想到新約羅馬書中的話：「沒有法律之先，罪已經在世上；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由此觀之，我國最好根本不要律法，俾便成爲徹頭徹尾貨真價實的文明國。

英國大詩人米爾頓在「出版自由請願書」文中有這麼幾句話：「殺人者等於殺理性動物，殺神的影；而破壞優良書籍者，却是殺理性本身，殺神的像」。這話若在咱們這個國土似乎不大適用，因爲國人不需要理性，大衆有理性就不許一切黑暗存在，使爲政者增添麻煩，好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古訓，應該遵照辦理，絕滅理性。再則神在這國土沒有權力，雖有若無，有政權可以無教權，神之被殺，究屬活該。因此，審查，禁止都是名正言順，閉住烏鴉文化人的嘴，硬是對的！



西南公路風光

張十方

西南公路是在危崖峭壁中開闢出來的，那是一座意志戰勝困難的紀念塔。牠在抗戰史上，有光榮的一頁，是西南的一條大動脈。作者親身經歷，詳細描寫沿路的風光，筆致生動，趣味盎然，可以助人臥遊，可以擴人見聞。

車子爬在七十二灣的花秋坪山脚底，仰頭看見高插在雨雲底惟幕裏的山尖，嵌着一塊方木牌，上面大書着「西南公路是國家的命脈」這兩行大字，使無論任何人，也不免有一種莊嚴感要在心底裏泛生起來。

你看過人們把一條像沒有盡頭也沒有起點的長長的曲折蜿蜒的路，搬來掛在危峻挺聳的山的半腰的嗎？西南公路正像三峽急流峭壁上羊腸小徑般，就這麼掛上了的，而前者寬闊壯偉得多；還有，後者是經過無數的年月，由人的脚一步一步地跑出來的，前者則於短促的期限內；由人的雙手硬鑿了出來。

質文明的奴隸的人人渺小得可憐；然而，要是單單你底一輛車子，在寂無人烟的黑風雨的峽谷裏飛馳着的當口，感想又如何呢！我不禁由衷讚歌着創造奇蹟的人類雙手的力量了。

一九三九年頃我住在重慶，那時不絕地聽到開鑿西南公路的傳奇式的故事，故事的結尾照例來上一句「連美國的專家工程師也大大吃驚起來呀」這樣的形容詞。於是說着的人，來一個起承轉合的「轉」，以非常嚴肅的表情，發表他底精闢的觀察，認定這條路一旦築成，被截斷了的血管不單立刻聯接起來，並且還要注入新的血輪，所有作戰需要的東西便從那條路像潮水般湧進來，單單這點就可以保證着

在都市裏，感情你覺得成爲物

必然的勝利。

這條像是在神話中的一天路，終於靠了平凡且愚笨的無名的人人，流着血汗，揮動瘦骨棱棱的手，一鋤一鋤地把它完成。

完成了並不算完了，它還不絕傳播着色色驚人的消息，說來彷彿那條路是空空地架在山巒上的，底下乃地獄一般的深淵。「掉死岩」這名子，就使人不免於想到奈何橋。據說是幾千輛車有九輛會從那兒倒栽下去似的，一摔下去，於是大卡車和人和東西，都化了，連影兒也是沒有了。

一九四一年年底，我帶同着冒險家單身爬額非爾士峯一般的心情，踏上西南公路的旅程。

重慶的深秋初冬頃，霧季的序幕拉開，陰天，有失業者的眼神般飄來幌去的空虛的薄霧，時不時甚且降着微雨，而總是不大得到陽光，可並不冷。女人還穿得短袖夾袍，雖然手裏又免不了吊着件把灰色或淺紅色的「甲克」。

大清早，爬下百幾十級石坡，渡過長江，趕到海棠溪車站去。乃不免頻頻回過頭來看幾眼那塵住過三年多的山城，有點留戀吧？對住過一些時辰而就要離開的地方，不管平常覺得它滿是劣點，也總不免

要生出一點兒感情底絲絲的，心裏好像很不寧靜，並不會想到什麼時候能再見這樣的事，却總覺得掉失了一點什麼似的。

隔一條江，便好像與重慶老遠老遠地隔開了。這也許因為我就要走出四川，到遙遠的地方去的緣故吧。

於戰時出川，在我這已是第二回。第一回距離入川不到一年，一九三九年的夏天，順長江東下到湖南那邊去，那還覺得仍是一次很平凡的旅行；這番，戰時的氣息却多少要嗅到一點兒了。

譬如第一次是沒有那麼一套的，仍然來去自由；這一回，開頭使我傷腦筋的就是所謂「出境證」這撈什子。海棠溪車站那兒設得有一個專發出境證的辦事處，祇見門口站着一位武裝同志，辦事處裏面却空無一人。而那輛道奇兩噸半，等在那兒急於要開出去。沒有證，我不好坐上；但又因為是坐不花錢的搭油車，好意思叫車子為我開不出去嗎？

跑辦事處跑了好幾趟，向守門的武裝同志求情再求情，起初他陰陽怪氣的，愛理不理地說沒到辦公時間；後來他弄明白我這個窮記者身份，大概覺得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了，這纔不知從哪兒引出一位掛上校領章的人。

那位上校，胖胖的黑黑的個臉，半閉着眼睛，一臉不高興，像三個月沒睡好覺的樣子。及至聽我說了一通，却忽然歪一下腦壳，臉上泛起一撇笑意，這倒嚇我一跳。

他說：「唔，我們是同鄉，好的，這點我給你辦。」言外有意的，這不實這同鄉人情……

我底成為朋友們嘲笑對象的有着特別腔音的國語，真想不到能有這麼大一個用場。我用它拿到那一紙簡單油印的出口單，却換來心頭一襲悲傷的嘆息。

車子從海棠溪開出，跑三十多公里到一品場，那是陪都的南門，設着一處嚴密的檢查站。憲兵把每個人的出口證收了，把行李和車廂精密檢查一遍，放行了。那兒我看到從昆明開來的一輛車，車上乘客的行李被全部攤開着逐件研究着，那時外國製造的東西，大部分禁止進口的，乘客第三聽砲台烟也犯禁。自然，他方面陪都似乎從來就沒有缺乏過任何名貴的奢侈品。

行程的第一日，地域是屬於川南的平原區。雖然時序已屆初冬，四野仍是一片綠色，小山也整個兒

披上綠的衣裳。黃土公路成爲一條特別刺目的黃帶，稍具波浪形地起伏於土丘上，一點沒有驚險的場面，於是我底獵奇的心情，被澆了一瓢冷水。

然而，景色還有那都市所看不着的：廣柑初熟，沿公路兩旁連綿着柑林，綴滿寶石般藍色的圓鼓鼓的廣柑，使人彷彿進入童話中所說的幸福樂園。

二十元法幣購一大籃，其中裝有滾圓的五十枚大廣柑。這，如今聽起來簡直像是神話裏的天堂中的事。

車停葦江，那兒是廣柑有名的產地，並且可以很輕易的喫到魚。我請司機和押運員，三個人喫了一頓豐盛的午餐，有魚有肉，有腰花有獅子頭，還有大麵半斤，酒醉飯飽，全部帳項三十二元。

那兒是川南一個縣城，有水門汀建的三層樓房，有電燈；有一位河北老鄉帶着家小在那兒開一家飯館，他慨嘆着不知哪年哪月回得到家鄉。誰在外面能不想家呢？又誰在真地回到家鄉能不感到失望呢？

車過了松坎，邁入貴州境地。真像兩位作風完全不同的對家繪出的兩幅畫，前一幅是滄和茂盛，後一幅是野荒涼。

貴州的小山都光禿禿，大山則面目猙獰得可怕，高聳着懸不着頂。原野空空地，好像什麼都沒有。小鎮寒槍而破舊，泛出了一痕悽苦顏色。一條看不見的省境，竟然劃開了兩個天下。

這以後，果然公路吊上了半空，從這一個險峻的大嶺插入了另一個更險峻的大嶺。這些大嶺一色是筆直的峭壁，偉大的中國的人力呀，就在這峭壁的半截那兒，鑿開一條凹進山腰的溝，汽車在這溝上開行着。

『快到「釣絲岩」啦』，押運員提醒我的注意：『危險倒並不算太危險，我跑過也記不清多少趟囉。』

那麼舒徐的語氣，帶有一點兒炫耀，倒好像述說的是一件昔日平凡的經歷，他繼續着說下去：『舊時是很有點兒險的，一個陡坡一個急轉灣，駕駛盤歪半寸，就要翻跟斗。妥當點，坐車的到這兒都下車步行。現今，改了道了，一個大轉灣，再也沒什麼問題了。』

雖這麼說着，可是沒有經歷過它的，神經總免不了被換一把，變得緊張起來。漸漸看到公路旁山窪底下接二連三出現着四脚朝天的汽車的殘骸，我想起前些時的一段新

聞記載，說是一個軍事機關的卡車，在「掉死岩」翻下了懸崖，三十多人祇活回十分之一，司機也重傷。活着的十分之一中的一個，對準住斷了腿的呻吟掙扎着的司機的胸膛，就是一槍……

這麼想着想着，公路邊突然冒起一塊石碑，刻着楷書的三個大字：『釣絲岩』。這纔我注意到那兒一陣陰黑，恍如深冬雨中的黃昏。右邊障着有斧鉞痕的紫色石壁，直向上伸，也不知有多高，把腦壳歪到車窗外，望不着天；左邊，像突然用刀削了下去的樣子，也不知有多深，底下深淵中搖曳着樹影草影，霧森森的，似乎蘊藏着無限的恐怖與神秘。天篩着微雨，路面油光醬滑，那位文雅而具紳士風的司機，睜圓的眼不敢眨一下，攔住駕駛盤的雙手暴起青筋，全神貫注在車子的兩隻前輪上。我在思索着，萬一車子向旁邊一歪，我如何能夠以迅速的舉動從車上跳下來。

三十多分鐘過去了；車子這樣慢慢駛離危險區，雖然還行在山脚，左邊已經是坡度的傾斜，不很深，底下有平平的田疇；右邊山也不很高，擋不住蒼穹，景色於是開進了。司機鬆一口氣，弄了枝香煙套在嘴角。晚飯時他告訴我，好在還

是第一天的雨，要是雨落個兩三天，路面給輪子輾成泥湯，胆小點兒司機只好停住車子等雨住路乾了。過花秋坪的時候天氣清明，車子要從一座大山的頂上翻過去，於是公路乃像馬蹄鐵一般，濶來轉去，一直轉上山頂，再那麼濶來轉去，轉到那一邊山脚下。

山頂飄遊着輕薄的雲，車子自雲中穿過。回頭瞧瞧來路，就像人體解剖圖上所繪的那盤彎曲的腸子，車上有人在數着：一彎，二彎，三彎……到後來連他本已也不知怎麼停了沒數下去。幾乎有點兒千遍一律：到這兒總有不少人數着數着，但能够牢牢把所有的彎全都數完的，似乎一個也是沒有，所以一遲沒有人證明過那兒到底够不够或祇不祇七十二彎。

車子開到黑風關在黃昏時份，兩邊高聳着巨嶺，淵底那窄公路，顯得陰風慘慘，黑氣凜凜，彷彿向地獄裏行進。山，山，山，擋住去路，車子就要向山壁上撞。但拐一個彎，山嶺中裂出一條細縫，一鑽，另一個境界，前面陡然平坦，一條黃土路通向不可知的彼方。

三年後的十二月初，湘桂大撤退，我從桂林狼狽逃亡入川，車抵黑風關却在上午十時頃，原是黑黑

的那些個山頭，却戴上粉白色的雪帽了。

渡烏江是在大清早，細雨。度樣兒，司機原打算昨晚就趕過江的，快到烏江邊，下午四點多鐘的天色却像薄暮，黯悽悽的，天面雨雲蕩漾，看情形非落雨不可似的，爲了妥當點，他便把車子停到二三十家人家的一處小鎮。

旅客是性急的，恨不得一下子就飛到貴陽，總覺得要搶渡也必然可以當晚搶過烏江去，爲什麼要停在這破陋得發霉的小鎮上呢？一位四十齡上下，游擊商型的乘客碰我的臂膀，做了個怪臉低聲說：『司機在這兒也要打打游擊啦。』

果然，那家唯一的客棧的老板，以諛媚的笑臉鞠躬如也地恭迎我們的司機先生，把全客棧最漂亮的一間客房騰出來作爲司機先生的「行館」，其他的乘客唯有被塞進那牆角佈滿蛛網，床底擺滿泡菜罐子的發霉的小黑房裏。當天晚上，司機的房間中飄出來雅片的烟香，飄出來女人的淫浪的語調……

說也難怪：那時跑西南公路的司機是天之驕子，他們帶黃魚，帶貨物。他們一個月的進賬要高出特任官一年的薪俸。

(下接第十五頁)



重慶夜景

譚曉寒

當去年大家準備復員還鄉的時候，有人在耽心重慶是不是會因走空了人而漸漸蕭條？現在這裏告訴你復員了一年的重慶情形，關心重慶盛衰的朋友們，請放心吧！她比當年更美麗了。

現在大約是晚上七點多鐘的時候，我踏步在重慶的街頭。

都郵街上，許多大商店的玻璃櫃內，五顏十色的霓虹燈，已經把街面照得多麼的鮮豔，使多少的行人，因此而遲緩了脚步，因此而在那些掛有玻璃雨衣，乳罩，粉紅色三角褲……的玻璃櫃前徘徊。但是這一羣的人們，以我看來似乎很少是這些商品的顧客。因為你看他們對玻璃櫃那些東西標價牌上的數目字，是在用着多麼驚奇的眼光在數着；或者對那些各式各樣的霓虹燈，欣賞得多麼的出神。

靠這條街的一個小巷口裏，輕磅燈泡是照得多麼的明亮，而且又擠滿了人，你也許以為在那裏出了什麼事情吧，不妨擠進去看看，啊！原來這裏只不過是一個書攤；但是在這裏却絕不能找得一本「文藝中華版」的書，也找不出一本「文藝復興」之類的刊物；在這裏，你可

以找到的是什麼「戀」，什麼「性知識」和什麼「風」之類的書刊雜誌；更其是那些十二開的海派黃色刊物的種類，連新帶舊，恐怕數也數不清。在這裏看書的那些人們的眼睛，幾乎全被吸住在書上印着的那半裸或全裸的照片上；並且有的竟還在對那些圖像，彼此低聲地加以評頭品腳；有的則像在喉嚨裏「咕」「咕」不住地嚥着口水。

從這裏過去不遠，便到了「精神花園」。在這裏的附近，有一家新開的咖啡館，它的門前，左右分列着兩排寬暢的玻璃櫃，櫃裏當然照得有霓虹燈。不過在燈下擺着的東西，除了美產的罐頭菓品牛奶一類之外，却還有着香水蔻丹玻璃襪子和成套的化粧品等。在門裏，是潔白的牆壁，幽雅的燈光，適意的座位和清爽的冷飲。倘此炎夏，若得小憩其間，真會使你感到「別有天地」！至於它的規模和設備，究

竟是什麼樣一個情況呢？那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絕不下於久負盛名的「心心」」。它的名字叫「漢宮」，地址就是以前的「民新公司」。

我在這裏曾經坐過幾回，在這幾回之中，我每次都滿得到的，是二位人物：一位是男的，他有一個圓圓的肚子，他有一個像十斤重西瓜大的腦袋。若低着頭吃起東西來，則往往會把桌子用肚子去頂得半尺來遠，他對川劇似乎很有興趣，每當牆上掛着的播聲器裏，放送出川劇來的時候，他便會搖頭擺尾地拍着桌面去表示欣賞。另一個是女的，金黃色的頭髮，鮮紅的兩片口皮，入時的西式夏裝，高傲的態度，看來真像是一不可一世。她來得總要比那位男的遲一腳，來了之後，男的便挺着圓肚子站起來，在後很有禮貌地把她迎接到自己的桌子上來。她是誰？聽說像是那一個舞廳裏的紅舞女。但是她在這位男賓的面前，却似乎是變成了一個老師，她用手指在桌面上比着各種舞步給他看；或者是告訴他「叫boy，不是「把來」，「是Balm，不是「挖耳屎」。

從這裏轉彎，便到了都郵路，跟着國泰電影院，也便出現在你的

眼前。這裏在演着什麼片子呢？總之是不外乎「恐怖，離奇」或「熱情，誘惑」的巨片。

國泰的隔壁，便是一家小小的跳舞廳，那裏面的舞池，據我看來，不過只能容納十五對人，可是它的生意，據說仍然是不壞。

再過去，便是新進總會，這裏是重慶地攤的集中地，從下午四點鐘左右起，地攤便開始出現了。沿着新進總會房子的那條人行道上，內外擺了兩層。在這裏，你可以買到美產的玻璃物品。也可以化一百元買一包二十支裝的手工紙煙。

有三位穿美國卡嘰軍服的青年人，也在這裏擺地攤，賣的東西，無非是些軍服，軍用手電，軍用行李袋，軍用雨衣之類。這些人現在重慶有很多，據說他們多半是從緬北撤回來的青年軍，因為現在已被遣散了，所以便不得不在街頭出賣他們「浴血抗戰的所得」，以維持目前的生活。

有一位小姑娘，也在這裏擺着地攤。幾個穿着寬大綢衣的大漢，圍在那裏，嘻嘻地笑着，細心地欣賞着——但是他們並不是欣賞着她所賣的東西。終于有一個大漢開口了：

「這件衣裳賣多少錢？」

「那一件？」

「這件，」大漢用手指着她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小姑娘緊張地低下了頭去，於是大漢們便「哈哈」地哄笑着又走向另一個地攤上去。

再走過去，到了臨江路，這裏是另有一番鬧熱。有賣刨冰的小攤子，有賣西瓜的小担子，有賣涼麵的小鋪子。「刨冰涼快，刨冰涼快！」「相因費二十，二十！」「再加點味（註一）」的聲音到處響成一片。

慢慢地到了七星崗，這裏有一個黃包車的停車站。現在，在那裏正擠着一堆人，他們是在吵得多麼的可怕：

「他，他搶輪子（註二），鬼兒子！」

「入你媽，老子是按心的……」

「打，打！」

爲着一個早點拉客的機會，他們是爭吵得多麼激烈——這，這就是生活！

警察趕來了，吵架的車夫才各自散去。

走不到幾步，便到了「培德堂」，這裏是重慶女傭的謀業地。她們爲了生活，各人拿着一個小衣包

，從各個貧窮的鄉裏，擠到這裏來

，期望着有一天，有一位太太能把她從這裏帶走。能够這樣，她才可以用她的勞力去換到她的生活。不過現在是晚上，她們都已經散去，

代替的，則是另一批女人，這批女人，便是一些爲人所不齒的神女；

這批神女，從他們各人講話的口音中，你可以聽出來有北方人，有南方人，有江南人等等。她們在這裏擠眉弄眼地守着每一個路人。你若是不小地向她們看了一眼，那末她們準會追上來跟在你屁股後面說：

「先生，玩玩嗎，我陪？」你若並不答應她們，那末她們還可以跟着你一直走上十幾步。若厭着把她們推開去，那末她們便毫不經意地又站回到路口去，再等着找尋她們的「顧主」。

從這裏，走上一個三四十步的石階，便到了至聖宮。雖然只有三四十步，但是我勸你還是小心走的好，因爲那盞石階邊的路燈，昏暗得簡直比鬼火還不如，很容易叫你在石階上躺着一塊西瓜皮而翻一個

大筋斗，或者是踏着軟棉棉的一個東西；使你以爲是踏着一條蛇而驚跳起來，其實呢，這軟棉棉的東西不過是一隻死老鼠。

到了至聖宮的小巷裏，那是完

全漆黑了，你也許又會踢着一樣軟棉棉的東西，但這却不是死的東西了，往往會是纏綿在人家屋簷下的人的一雙腳。

而在這個時候，「國際」「盟友」「揚子」等的幾家舞廳，也許正在開始鬧着人滿之患！

重慶，有些地方果然像是很繁榮，但就在這些繁榮的背後，却有着多少的人在哭泣，掙扎，竟或是倒下……

註一：味——醬油之別稱。

註二：搶輪子——先到的站在前面，後到的站在後面，先到的可以先行拉客，其次按列而下，這叫「排輪子」。不按先後到來的次序而插入隊中者，謂「搶輪子」。若有人搶了輪子，便會影響隊後車夫拉客的機會，所以車夫們常常因此而彼此吵鬧。爲着生活的逼迫，有時候彼此即是朋友，也是難免要吵得頭破血流。

廣告刊例

全幅	四十萬元
半幅	二十五萬元
三分之一	十五萬元
四分之一	十二萬元

琴拾遺

楊文道之子漢枚爲平反乃父冤獄，到岳州輪上捉楊案重要證人會元時，會元張之餘，自稱曹操。有人以爲會元時如果果要化假名，什麼不可以，爲甚偏要冒那個白臉奸雄，反使自已露出馬脚，我想他大約熟讀了三國演義，多

看了捉放曹，希望捉住之後，憑他三寸不爛之舌，將推事說服，也許有效陳宮可能將他釋放吧！（成）

× × ×
南京市府地政局職員彭敬源，因在辦公室內閱讀小品文，給主管官斥責，憤懣自盡，幸而救治得早，得無性命之憂。有人說：男兒七尺昂藏，前程無限，豈可爲了一次受斥，便效兒女子態羞憤輕生，難道因爲多看小品文，沾着文人習氣，胸襟變得狹小了？我想：有些機關長官，不要說遭上峯斥罵，就是被社會指摘，輿論攻擊，非但不以爲辱，還揚揚得意，自謂其奈我何？以此例彼，那位彭敬源先生確是够可敬的了。（成）

× × ×
湖北縣長陳漢雄，係軍人出身



綠蔭(大人的童話)

何公超

同是一張樹葉子，在大熱天驕陽如火的薰灼下，露出樹頂上的，曬得連聲叫苦；藏在綠蔭中的，很愜意地吟唱；這是什麼道理，是命運嗎！是命定的應該的不均啊！

一條長馬路的兩邊，每隔十幾步就有一株大樹，接連着總有幾百株吧。冬天，樹葉子落盡了，露出了光禿，筆直的樹桿，遠望過去，好像一柄柄撐開着的陽傘骨子。

到了夏天，層層疊疊的綠葉鋪張開來，那末，又像棚上綠布，來替路人遮陽了。

一個夏天的晚上，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微風吹來，樹葉們搖來擺去，沙沙地合唱着：

「微微的風，儘量吹吧，把一天的暑氣，統統吹散！」

月亮從高巍巍的建築物的後面，升上來了；銀光洒了一地，馬路好像一面眼鏡，樹葉們的黑影，就在鏡面上搖擺着。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一個美麗的女郎和一個富家的青年，搖着扇子，並肩倚在一株樹桿上，欣賞着面前的夜景。於是，搖動的樹影裏又飄拂着衣香扇影了。

「多美的景緻啊！」女郎的聲音像銀鈴一般清脆，「你看這水銀般的月光，這黑白畫似的樹影！」

「可不是？在這火熱的都市裏，就只有這一刻稍為舒服些。白天，你儘管躲在家裏不出門，開開電風扇，吃吃冰淇淋，總還是熱。親愛的，我們甚麼時候到山上去避暑呢？」青年問。

「但願什麼時候都像現在這樣舒服、涼爽，那末，我們就不必上山了。我真愛站在這裏呢。」

「你又來了！明天太陽一出來，這裏就變成火地獄，看你還能在這裏站一分鐘？親愛的，明天就走。山上的風景比這裏好十萬倍，這裏算什麼！山上的天氣是早晚只消穿夾衣。」

從第二天起，這顆樹下面就不再看見青年和女郎的影子。他們到山上去了，留在「火地獄」裏烤着的是成千成萬無錢避暑的人們。

現在，高掛在天空的不再是明月，而是烈日，它好像是隻大火爐，一刻不放熱的掛在人們頭上。人們在這大火爐下面，汗像雨一般滴着，扇子像白蝴蝶一般飛着。『熱死了，熱死了！』個個都是熱鍋上的螞蟻。

在那馬路上，老大半天沒有一點風兒，樹葉們一動不動地喘着氣，再已唱不出「微微的風，」只是恨恨地罵着：

「今天的太陽比昨天還可惡，越是巴望他下去，越是死賴着不走！」

但是太陽是不管你罵不罵的，還是不放鬆的掛在大家頭上——一隻大火爐。

一個像出籠包子似的渾身汗汽蒸騰的人力車夫，拉着空車，慢吞慢吞地拖過來。他在烈日下跑了大半天，早已腳癢手軟，一看見前面有一塊綠蔭，就喘着粗氣，掙扎着向那綠蔭拖去，想在那下面休息一

，因該縣參議員黃克，向省控其貪放漢奸，敲榨民財，販賣槍枝等劣跡，竟惱羞成怒，密派武裝員弁，將黃拘捕，在警察局後院，把黃處死。按「職官與人民代表的參議員，勢不兩立，原甚平常。祇是多半以請吃飯，託人情「緩和」之手段，今該縣長竟親作劊子手，作風大變，雖嫌手段太辣，畢竟是英雄本色，可憐者，參議員不止一人，若能大舉圍攻，用機槍連人民一齊射死，想必更痛快也。(成)

重慶市第一屆第二次參議會裏，市政當局答覆關於失業救濟問題的話中說：「戰後工廠倒閉者多，無法為之介紹職業，惟有設法遣送回籍而已。」然而所指的這些失業工人，却大多是因農村破產而流向都市來的貧農。早知來後又要勞送回不免懊悔多此一舉矣。

最近行政當局的命令：「人力車夫終日奔馳，有違人道，決予廢除，尤對重慶之人力車應儘先廢除……」

試想今後重慶二萬多的人力車夫，將的確會得着人道的待遇呢？却是徒遭失業？

從農村流向都市，從都市裏再流向那裏去？勢必要把他們從這個世界裏擠出去。否則只有逼他們改行而變成監獄中的犯人！(冷晨)

會。

他還沒有踏進綠蔭邊沿，「拍嗒」一聲，倒在地上。臉朝着地，手脚抽搐一會，就斷了氣。

「這是誰？」深藏在濃蔭中的一張老葉子嘆了起來。樹頂上那些新生的嫩葉，本來是昏睡着的，也給「拍嗒」聲驚醒，一齊張開眼睛來了。

「一個人力車夫。」一張嫩葉子向下看了看說，「而且是個大傻瓜，你看他放着涼快的綠蔭不睡，却要睡在太陽裏。他的臉又朝着地，不怕擦破臉皮。」

「哪裏是睡？他患的是日射病啊！沒有帶草帽；又立太陽裏曬得太久，就這樣中暑死了，可憐。」老葉子說。

「唉，我也要晒死了，」嫩葉子被太陽晒得更加乾癟了，喘了一口熱氣，「我在樹頂上，太陽一天到晚晒着我，真受不了。不如像這個車夫一樣死了的好，太陽啊，你再不下山，我就不想活下去了。」

「兄弟，忍耐一下吧，太陽遲早要下山的，月亮就要出來了。——月出東山亮又亮，微風吹動綠衣裳，我們齊聲高唱……」在綠蔭中的老葉子先自唱起來了。

「這車夫也太傻了！我們樹葉

子不生腳，那自然沒法可想，只好在日頭裏曬。他生着兩隻腳，這時候正好躲在家裏，開開電扇，吃吃西瓜，等到太陽下山，月亮出來，再帶着妻子，到這裏來乘涼，不好麼？却偏偏要在每日底下拖什麼車！」嫩葉子批評着，「我記得就在昨天晚上，兩個青年人，一男一女，已是在這顆樹下面，談談笑笑，打打鬧鬧，多麼快樂。這個車夫，真是太傻了！」

「你說他傻，他才不傻哩。窮，那倒是真的。窮逼得他不能不在毒日底下拉車，窮使得他不能在月光下帶着妻子乘涼。」老葉子解釋着。

「那末，人類比我們樹葉，並不高明多少。也是苦的太苦，樂的太樂，不平等，可不是？我在樹頂上，一天到晚晒太陽。你啊，躲在許多同伴中間，一點受不着陽光。我們叫苦連天，你啊，歡天喜地，你自己說，你比我好多少倍？」

「誰叫你生在樹頂上的呢？這只能怪你自己的『命』不好。」老葉子倒像是個算命先生，談起命呀運呀來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襁褓的女人，滿頭大汗的奔來了，她是那車夫的妻子；她撲在屍身上放聲大哭：「苦命的小六子爸啊……」直哭到

昏厥過去，再也沒有一點氣息。兩三個男子就把那屍身抬上那空車子，拉走了，把她救醒來，扶走了。

「『命』，我說的不錯吧？你們聽見沒有？那車夫的妻子也是這麼說，『苦命的小六子的爸啊……』」老葉子在綠蔭中，又引起女人的哭調來了。

「照你說，一切都是命，那還有什麼希望呢？」樹頂上的那張嫩葉子用力一掙，便脫離了樹枝，跟着那車夫去了，「飄，飄，飄，飄，最後飄到了地上，恰巧有一輛汽車疾馳而過，在牠身上一壓，壓扁了。它的生命到此完了。」

「好勇敢的傢伙！」許多和牠同在樹頂上的嫩葉，齊聲吶喊：「大家跟它去吧！」都掙扎着，想掙脫樹枝，跟它落到地上，讓下一部汽車來壓扁。

「不，不，不，」老葉子着了急，極力勸阻着，「千萬不要這樣！請想一想，如果大家離開了，這樹就要成爲一根光桿，而沒有綠蔭了。窮苦的人力車夫們需要綠蔭，在綠蔭下，他們可以坐下來，揩揩汗，息息力，所以我們不但不應該毀滅自己，還要使自己越加長得大，長得厚，鋪張開來，使綠蔭越濃越廣，——這兒是火地獄，我們正應該在火地獄裏紮成綠蔭。」

「綠蔭？哼！偌大的火地獄，區區一塊綠蔭能得甚事？剛才那一個人力車夫剛好在綠蔭邊沿倒下了。恐

怕真正受到綠蔭的實惠的，還是你這位慈善家自己。」

「嘿！」老葉子叫大家不要作聲，「有一個人走到我們這顆樹下面來了，且聽他有什麼意見。這麼大熱天，我懶得跟你們爭辯。」

原來這時候，一個窮苦的青年，走入綠蔭裏來休息了，他是眼見那個車夫的車場的。青年披了一身的綠蔭，「真涼快！不過……」脫下了舊草帽，抹了抹額上的汗說。

「如何？」老葉子得意洋洋地質問嫩葉子們。「他也稱讚我們的綠蔭！你們還是好好的住在樹頂上吧。」但是那青年在心裏自言自語：「不過，這區區綠蔭，對於窮人，實在沒有多大好處。就像剛才那車夫……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新的世界！——每個人每人入只做二、三小時的工作，夏天輪流到山上去避暑——」

嫩葉們是聽不見青年心裏的話的，牠們只聽見他嘴裏說的「真涼快」三個字，因此，也竟不想自殺，安心住在樹頂上，而且盡量使自己越長越肥，好結成更大的綠蔭。

那老葉子呢，得意時常常高聲歌唱；每逢嫩葉們嘆苦的時候，還是像算命先生一般，用厚句話來塞住他們的嘴：「誰叫你們生在樹頂上呢！——這只能怪你們自己的命不好！」

就在這時候，到了山上的青年和女郎，正在避暑別墅裏的綠蔭下，欣賞着變幻的白雲，靜靜着澎湃的瀑布。

共同的政府，凡屬國民當然有維護政府的義務。至於痛詆軍人，他既無法證明刺李者確係軍人，怎可含血噴人？他既可不負責任的罵人，我當然也可以不負責任的打人。弟兄二人爭持不決，喧嚷不已。其父聞聲出視，詢知起因，勃然曰：刺聞一多的不是湯時亮和李文山，倒是你們二人。（談）

抗戰期間，人多流離，而已婚

× × ×

伊從何處來？

× × ×

表示伊本人前曾有割股療親之經驗，母病霍然而愈，足見孝道可貴，

在敵偽時期，轟動一時之殺夫案主角詹周氏，曾被偽院判處死刑，上訴期中，適值勝利來臨，以致案懸未決，近傳詹周氏在獄中，正在澀讀大肚女作家蘇青所著之「為殺夫者辯」一篇妙文，擬於重審時，作辯護資料。（成）

小學五六年級，應增設孝經課程，按後漢書載：有人提議向河上讀孝經，可以平河北黃巾賊。那位蔣參議員，只知孝道可以治愈親疾，還未知孝道可以保障治安呢！孝經，孝經，真是一部神文救世武備的萬寶全書。加以提倡，誰曰不宜！（成）

重慶某訓練班門首貼有一長標語，上書「做大事不做大官」。不日，不知為何人將該標語加以標點，使成「做大事？不，做大官！」有鄉農入城，見之，領首讚歎曰：畢竟訓練機關，肯說老實話，不若一班官吏之口是心非也。（冷晨）

× × ×

經緯信箱

聞一多果然是被特務打死的

（問）當昆明血案發生之日，我即直覺他斷定此案一定是「國特」幹的勾當。其時貴刊評台似乎還不大相信，如今已由陸軍總部等在昆明三堂會審，凶手湯時亮李文山已查明係雲南警備總部特務營連長和排長。果然是特務，還有何話說？李傳聞

顯宗和尚在淪陷時期與偽官時相過從，近被當局逮捕，將處以漢奸罪。上海靜安寺主持，請奸偽在山門上題字，證據確鑿，正被檢舉。余聞之，大為悲痛。痛惜佛頭點黃也。惟目前該案尚未判決，不知其罪可以成立否？如成立，將何以罰之。

（答）與奸偽往來者，不一定是否附逆為斷。至於和尚不應與權貴往來，也法無明文規定。不過一般世俗觀念如此耳。如佛印與東坡往來，歷史上並無人斥他為政客和尚。濟公諷刺秦檜，也無人指為附逆。要之，在法律上，和尚亦人民之一，其權義與一般人民等。若本身犯有罪行，抱佛脚也無用。除科以通謀敵國罪外，本人主張再罰他持誦往生神咒五百萬遍，以備中元節盂蘭盆會時為八年抗戰死難軍民超荐。

（問）開戰時後方文化人貧病交逼，各方極感關懷，紛紛予以救濟。勝利後好多人「還鄉衣錦」（不是衣錦還鄉）你們仍然在辦雜誌，寫稿文章。還要等別人跳舞唱戲弄下錢來救濟。先生們！何苦哉？文人出路很多。學優而仕，一也；擺攤攤二也；替人家寫捧場文章三也；替人家代筆著書四也；此外，美金盧布，俯拾即是。先生們不此之圖，而在此窮囊裏嘆何哉？

（答）命中無官運，弄得不好，連累妻孥，一也；馬路旁不准設攤販，測字攤當亦在取締之列，二也；無人可捧，三也；著了書賣不出去，四也；美金盧布，有是有，怕挨罵，不想拿。你想拿你拿吧！

本刊經內政部發給警字第八三二八號雜誌登記證

（冷晨）